

列傳

梁書
十一之六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熱心宅園
氏園園開通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

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曆數自茲亡矣梁楚漢有英雄與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觀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

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旣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卽日上道緣

江至建康凡磯浦邨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
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
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
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
府庫於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勅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
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奉
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
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來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獸
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
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
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
殞身祆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落外朝契濶夷阻如外氏凋
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効無徵
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弘策爲
人實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執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
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遺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
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
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
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
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
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史及西臺卽授
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戡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卽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艸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譔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季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

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問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旣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

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執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

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濶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於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

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
寇東陽太守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
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
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
爲子隆防閑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
北將軍曹武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河北司空陳顯達出討
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
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竝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
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課所在不通義陽
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
固請充使卽日單舸上道旣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
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
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
得補卽令旣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
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
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木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
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
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艘艦
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
舩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
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
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
茂率精兵先登赤臯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
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

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告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卽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武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山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蔥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其它僧珍怒曰督郵官解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妙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它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

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濶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動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

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

東王子鸞友子鸞爲湘州惔隨之鎮子鸞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

種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

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

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

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幾卒

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王上見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親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因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濶清兼屯秦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治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動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烈蕭繹益端爲國之勳矣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 弟悅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

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譙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群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者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澄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三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閭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

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與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憺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憺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元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

義成郡故免顓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
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
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
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
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
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
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始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
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
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
師尅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
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
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
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
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
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
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
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
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
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
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
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
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
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

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畝，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執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又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

叡攻具旣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准繩。合肥旣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

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岬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艸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

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僞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候
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
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
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
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
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
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
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
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
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
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於家時年七十九遺令
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卽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
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群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
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
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
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
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
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

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已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顗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

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今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虚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及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沈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瑱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王憺至令愛書諭之瑱卽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劉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賁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

哉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終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爰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

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出就舍明日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

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祐善祐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旣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

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待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暕善暕

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常有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旣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陛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旣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卽日與

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真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變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軫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殯傷悼於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諡曰宣敕賜諡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

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闕西

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爲尚

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

太子人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

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

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

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

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

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

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

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卽位進號輔國將軍徵

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

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
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
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
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
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
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
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
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
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
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
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

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
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
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
期入高祖命艸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
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
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
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
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

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關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耆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屯遭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

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來持方可僊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有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

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編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藿之荒茫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肯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閤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

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窳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樊廬之難保若實籙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臯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悵悵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外阨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歎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迫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塲朽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旣牢籠於嬌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而不被明無

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
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
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
基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
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
甲館於銅駝竝高門於北闕闕重扃於華閭豈蓬蒿所能沒教傳
嗣於堯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
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
野抵荒郊編霜莢葦寒茅構棲喚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檐
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滄溟之汀濊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
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蕪堵織宿楚以成
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
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霜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艸則蘋藻芡
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湖
含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菴天著山韭鴈
齒麋舌牛脣蔬首布獲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
或縈牕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
則雜果萬株竝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
攢朱羅窻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
於紫蒂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
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閒關
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鷺寒鸛修鷁短鳧曳參
差之弱藻戲淺澗之輕軀翅攄流而起泳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
赤鯉青魴纖儵鉅鰈碧鱗朱尾修顙偃頤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

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

南獨秀九府擅

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坐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竝尤物以興累亦肯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塞嬰於曉瘳不抱慙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頃不羨汶陽之墟臨異維而騁目卽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筵之清轉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廟將通

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修汴於桂渚肇舉鍤於疆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寒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瀾瀾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絲施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漢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竿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撫撫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艸則

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千嶺捷嶸百拱相持阜轅林駕蘭
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
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覲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
秉始食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末
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誇冀神方之可請惟
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並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
狀也則巍峩崇峯喬枝拂日崑崙岩崑崙石堆星岑崑崙岫或坳
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燈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
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垆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
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瑩兆觀五殘之餘遂成顛沛於虐豎康
斂衿於虛器穆恭已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
懷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續武殆隆平

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
駢駒堂流桂醕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
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精悅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
空路邈遠神蹤遐濶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
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椽於巖根或開櫺於
木末室閭蘿蔦檐梢松栝旣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
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
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
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
服於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
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
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物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

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葉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紫蓮
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
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水懸埴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
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竝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
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一作忘之而不能忘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其相
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竝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華旁闕
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
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
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
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諡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
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
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

嘗侍讌有妓師是齊人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
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
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吾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
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遼州刺史已往之事何
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
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
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
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
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

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慄慄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士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任昉

任昉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齊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海陵景素在南齊州刺史時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中上書曰昔者賈誼心悲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涕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夢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義不可欺况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鑒傳左右少加憐察下官不勝尸素樞之民布衣章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退不賣名譽於天下

與約各疏所懷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諛即差矣帝
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問亦意事大怒中使請責
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愚故改爲謚云
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鑑
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
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
天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
是也然帝竟不遵用于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疏食
數重其風與數蓋一外史英幹語得郎中撫軍長史出爲相
薛綽贊皇帝業以雲心辨贊則觀於益以綽而本辭命各亞
高祖美其辭散志罕四夏其辭則對其寄身王至於雲此條卷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
州從事轉奉朝請朱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
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
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
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
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
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鑒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
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
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
賤使一作使之末大王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
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
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
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
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
子之行矣其上一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
之庭高議雲臺之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
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摩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如下官高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
使下官事非其宜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
見齊魯奇節之人然趙悲歌之士平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
雲浮維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
照景飲醴而下官犯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
大王少垂明白則怡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
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
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
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

斃殿下不求守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齊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

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驃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驃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荅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竝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

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
近世獨步明帝卽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
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
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
城衣冠悉投名刺淹卽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
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
正取吾空名耳且天下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
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
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
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
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

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旣立正欲歸身草萊
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
高祖爲素服舉哀時錢三萬布五十疋諡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
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
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爲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
罪削爵普通四年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放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
夫遙妻裴氏嘗晝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
入裴懷中心悸動師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
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
朝請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
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徒刑獄

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
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
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旣廢鬱林王始
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
深同氣武皇大漸嘗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
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末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
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田何者親則東
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
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
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
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尚
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
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
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
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
鑒卽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
綽有餘裕荀曰易照敢守難尊帝惡其辭斥甚愠昉由是終建武
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
莫不請焉昉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
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
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
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

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
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
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
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勲
超邃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
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
造難荅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
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
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
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三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
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

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
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
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
之視事暮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
城南高祖聞問卽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敬子昉好
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
好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
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
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
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
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
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

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已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瞻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獸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擊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簞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潯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示黔首以鷹鷂人倫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虬屈從道汗隆日月聯

壁歎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利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

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踊颯沓鱗萃分
鴈驚之稻梁沾玉墀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顓頊蹙頞涕唾流沫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
葉飛沉出其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絀於通人聲未遁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
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
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
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纖衡所以揣其輕重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
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鎗銖續微影撒雖共工之蒐
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
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雷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
五也凡斯五交義同霄鬻故桓譚譬之於闔閭林回喻之於甘醴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
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
交是生三豐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豐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

豐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二豐也古人知三豐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檀楚朱穆昌言而示紹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招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雋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轡坐客恒滿蹈其闢闕若升闕里之堂人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體維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邠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礪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文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竝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錄故宜結其非共覺其無善恩限上縣觀來未由也
史二年之計難窮其數其計其數其計其數其計其數
刺吏尚書救察曰驛夫二萬來賓率皆驛卒並其頭人
由文風官至尚書候其順

梁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朓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大

竝有名前代拙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

山賦詩使拙命篇拙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

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胸背曰真吾家

勅莊攜肱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

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

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

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

効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

河南褚炫濟陽江陵彭城劉侯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
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肅爲長史帶
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肅有重名深所欽屬
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
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肅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者魏武曰
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
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肅
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肅
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肅曰齊自應有侍中乃
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僦一作人肅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
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中解璽旣而武
帝言於高帝請誅肅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容之度外耳遂

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

侍中領國子博士

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

在郡不省雜事悉

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事三年徵都官尚

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

拜固求外出仍爲

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

嗣位朝之舊臣皆

引參謀策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爲吏

部尚書肅至郡致

瀟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肅居郡

每不治而常務聚

歛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

中書令遂抗表不

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

明帝下詔曰夫超

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值故長揖

楚相見稱南國高

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肅早藉羽

儀風標清尚登朝

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岵抱箕顙

之餘芳甘顙顙而

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肅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並不屈三年又詔徵肅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近故並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肅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肅胤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訖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茲椽艾世襲青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

聲扇用貽戒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勲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把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肅加後將軍並不至高祖踐阼徵肅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肅輕舟出詣闕自陳旣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肅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輿駕出幸肅宅醺語盡懽肅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勅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

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肅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肅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謚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纂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肅弟濬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閣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卽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勅與侍中王暕爲詩各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旣教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

信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醺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勅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又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敘等與合攻沒歛諸縣進兵攻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爲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遂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濬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

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朓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疎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避之

梁書卷十六

魏書卷之四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穆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晉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竟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卽位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卽位累遷太子

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
尚書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
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祐帝之內弟故深友祐祐爲
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
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
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爲
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旣而東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
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
亮獨不遣及城內旣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顛而不
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
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
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

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年

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

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

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

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

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

庶人四年夏高祖譙於華光殿

羣臣曰朕日晏聽政思聞得失

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

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

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

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

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

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

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

詆漢有正刑白袞一奏晉以明

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

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

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

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

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

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

史臣珍國宴私旣洽羣臣竝已

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

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褻舉庶人王亮
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竝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
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展正立記事在前記
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褻貶傷濟濟
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縝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
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詣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諛聞未知
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
墨綬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翻爲矛楯人而無
恒成茲姦諛日者飲至策勲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
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癘廷辱民宗自居
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
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
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
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祐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
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
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
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責
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
對所詰十條縝荅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
喪盡禮八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
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疋諡曰
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

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興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暉爲護軍轉護軍司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師退稷還荊州就拜黃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

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俄進督北徐州兖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內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直閣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稷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爲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尋爲度支尚書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與駕將欲如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大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胸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鎮北將軍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胸山叛或與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寬施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

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唼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既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

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旣常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舍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寬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變亦其劫也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曰非禍難而劫之良必承亮之悲張大祖雖失散其子孫其自取禍難非不幸也
又奉典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千轉而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則吏時尚書奏曰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卒領中書奏曰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其口六親而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卒領中書奏曰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卒領中書奏曰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卒領中書奏曰王業昭章六親豈輒之害蓋乎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理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
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武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
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勅云卿愛人
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
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
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
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

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先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景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百雲龍門卽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

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勅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緡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潯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衛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遷通直散騎常侍

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疋諡曰威子僧虔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綰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勲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王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

琕母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人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洽涇縣伯邑四百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遊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閣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十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

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昕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死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諡曰剛子嚴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桓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稷歸京師稷爲南兖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玉珍國陰與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且與稷珍國卽東昏於內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劔寒冢二戍軍還益州

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斷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應贍南梁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欵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于景隆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謐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萌復沒於魏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旣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胃元瑜居士入梁事迹鮮故不爲之傳

墨計

半(懸)封

齊錦齋

西漢書益州之

無復困乏之憂

卒同其燔香自盡則

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爲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爲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

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爲犄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爲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爲左驍騎將軍尋出爲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爲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懇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聞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勲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諡曰忠子澄嗣澄初爲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爲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並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諡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鄧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爲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爲湖陽成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爲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

師入汧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汧均水
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鄧城方
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
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
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爲汧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
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
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
福爲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
湖道根常爲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
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卽位以爲驍騎
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游擊將軍是歲江州刺
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監二年爲寧朔將軍南梁太

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
之道根曰快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傳堅眼
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
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開且
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岷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
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閒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
於是糧運旣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韋叡圍合
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
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
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
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爲伯
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

司馬右游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爲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閤十五年爲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謹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

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趺跽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旣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興駕春祠二廟旣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禴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

詞

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威子懷
康綱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
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卽以康爲姓晉
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綱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爲
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
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綱
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綱少儼有
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綱特以才力召爲西曹
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
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
軍復爲華山太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綱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

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
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
湖軍鋒甚盛綱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
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
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綱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
關爲魏所逼詔假綱節武旅將軍率衆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兗
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及朐山亡徙以城降魏綱
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
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綱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
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
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綱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
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勅綱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

卷之十八
五
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暕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鋏鋤數千萬斤沈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

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人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衆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閣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

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于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已必尸其事旣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俄而勅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政十八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卽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諡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襤褸輒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武征伐累有戰功武爲雍州以義之補防閭出爲馮翊戍主及武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出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芋口有邸閣高祖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平以爲直閣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騎將軍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

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脩營鍾離城較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逆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上輒頽落義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章叔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

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

青冀二州刺史未拜改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

南兖州刺史坐禁物出藩爲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閣除左

驍騎將軍直閣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

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號還朝俄爲

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

將軍是冬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明年魏遣

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魚弘

文直閣將軍曹世宗徐元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又遣大

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閣將軍趙祖悅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

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援兵不得時進遂

陷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年復

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昌義之幹略沈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効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諡曰烈子寶業嗣官至直閣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殷釗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焚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名殷喬陽之逼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選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之矣

